

太平天國戰圖的繪製

李泰翰

〈以〈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為例〉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多套繪製清代重要戰役的戰圖。其中，描繪雙方軍隊交戰場面的作戰場景圖中，以豐富色調呈現戰役氣勢磅礴的戰圖，又以《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圖名「平定粵匪圖」）為代表。是以平定太平天國戰事若干重要場景作為核心，透過繪畫技巧，栩栩如生地模擬當時戰爭場面，將歷史與藝術相結，使人宛如身歷其境，實際感受戰爭所帶來的震撼效果。此戰圖為紙本彩繪，共有十二幅圖，每幅圖均附圖說一幅，扼要敘述圖中所繪情節概要，可與戰圖相互參照。



繪製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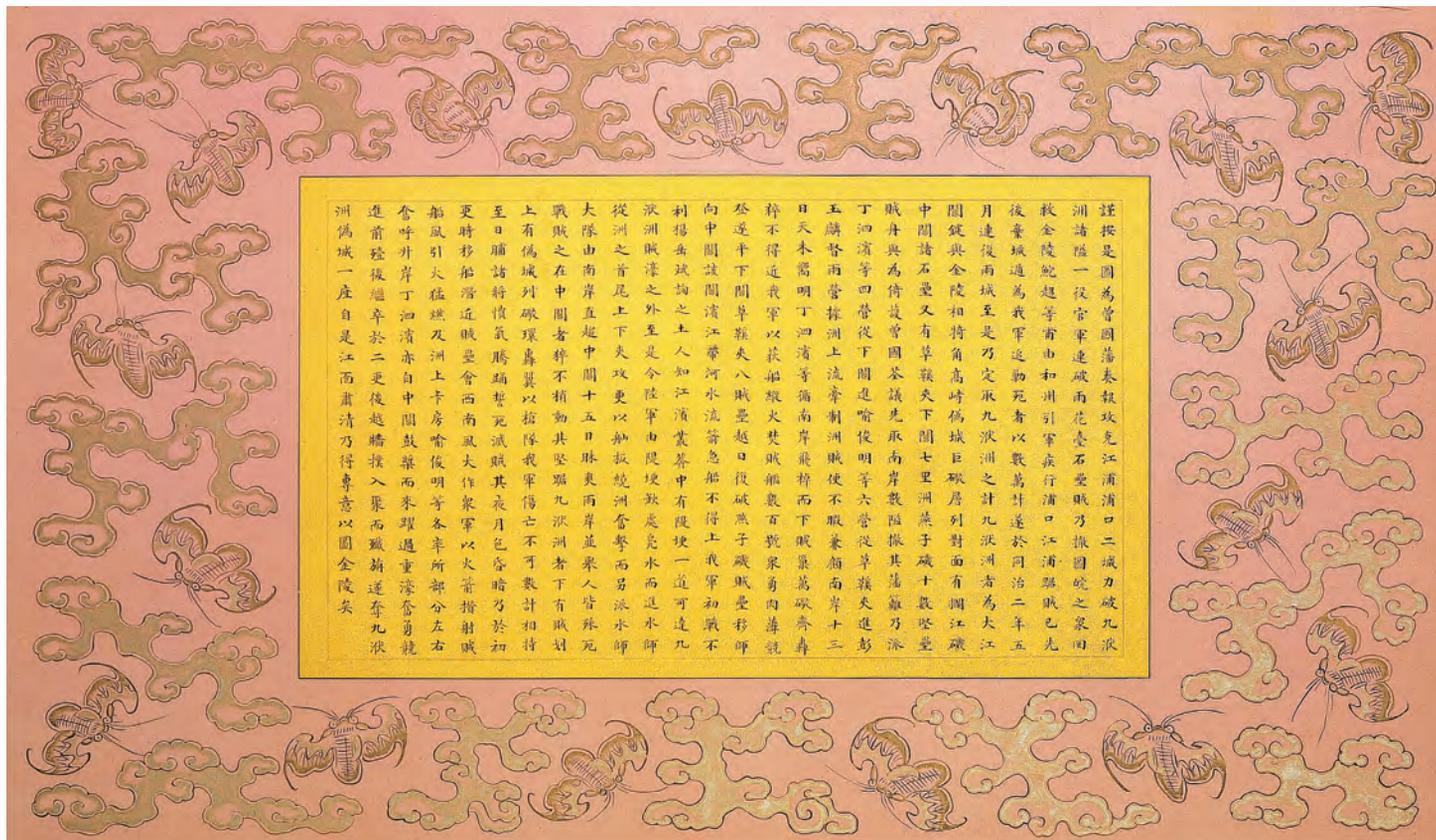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常被認為是同治年間平定太平天國動亂後所繪製的畫作，近年來隨著張弘星的考證有了重大突破。張弘星論及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剛結束之際，清宮便開始著手進行大型繪畫工程以紀念清軍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三次軍事勝利，其中包括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和西南、西北兩地區的回民起義等，醇親王奕譞被任命為總監。隨後，軍機處選取了二十



圖一 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個戰役作為太平天國戰圖的繪畫題材上報慈禧太后，核准後交赴神機營作畫，命慶寬主掌戰圖繪製工作。醇親王隨後將其中十五條題材委由李鴻章負責，而李鴻章又將其中十三條寄給曾國荃，請他協助，待完成後，須以一手卷、一冊頁的方式送交，再由李鴻章代呈奕譞。而曾國荃後承攬了十二條的繪畫題材，製成戰圖，以冊頁方式製作者，即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以手卷方式呈現者，則由一九六一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在北京琉璃廠寶古齋所購得典藏，命名為《清軍奏報與太平軍交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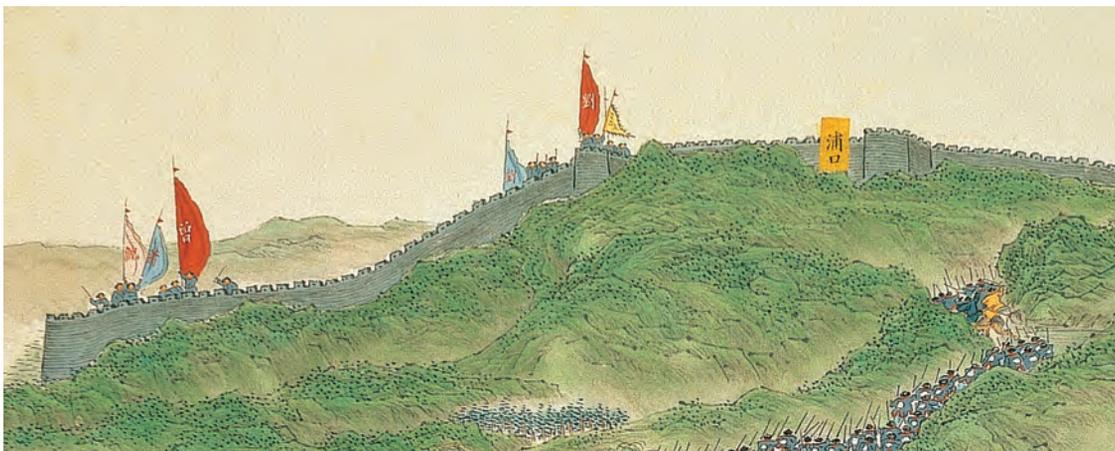
張弘星指出吳友如所製作的戰圖被當成畫稿，其主要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讓神機營畫家們在製作戰圖時作為參考之用，其論點或有待商榷，筆者擬另撰文論述，但由此可得知，兩者並非相同畫作。同時其也透過典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點石齋畫報》中十六幅石印本戰圖與院藏



圖二 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盜圖說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相互比對，推估此戰圖為吳友如所繪製，亦參見《申報》所載，認為吳友如受曾國荃所僱聘繪製時間，應為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的夏天。對此，筆者也參閱國家圖書館所典藏的彭鴻年《名將傳真：紫光閣功臣小像并湘軍平定粵匪戰圖》一書序文中所云：「傅相來函，摘錄節略各條，設局金陵省城，延吳友如、周慕喬諸畫師繪功臣像四十八幅，戰圖十四幅，既進呈訖。」可得知，曾國荃在承攬戰圖繪製工作之後，在金陵省城設局招攬畫家作畫，而除了吳友如外，更可知周慕喬等諸畫家也參與了戰圖的繪製工作。吳友如等所繪製十四幅圖，有可能為故宮十二幅戰圖之畫稿，兩者有密切關聯性。

然而，何以李鴻章會將製繪部分戰圖任務交由曾國荃來負責？在彭鴻年書中則收錄了李鴻章與曾國荃往來的兩封書信，明確讓我們得知神機營奉旨繪製戰圖時，因為對於湘軍



圖三 被清軍攻克的浦口城（局部）

諸將容貌並不盡熟悉，無從著手，故李鴻章才希望能委由昔日湘軍統帥現任兩江總督曾國荃，就近查訪同鄉親舊，「其家屬子姓亦必有小照流傳，摹繪較易真確」；或亦可就地理之便，就近繪製相關戰圖，這應是曾國荃負責製作這十二幅戰圖的主要原因。

曾國荃回覆給李鴻章的信中，對於戰圖的製繪原則作出清楚闡述，信函中提到「應即遴選熟於地圖者，分往湘鄂、江西、安徽、金陵等處，勘閱從前戰地，先按其山川之向背、道里之遠近、城隘之扼塞、水道之曲折，一一了然於心，而後可望其一了了然於手」，派嫻熟地圖者實地重返戰場，重現自然人文地理風貌，並參酌過去奏報情節，以重現實際戰役為目標。認為此舉必「雇聘高手，方足勝任」，「尤必師古者分手而成之義，期成完璧。」

另外，在戰圖中的人物應如何呈現，參戰將領容貌是否應繪入其中，曾國荃在信中

直指出困難之處，認為「而大帥運籌帷幄，不皆一一親履行間，圖中篇幅有限，既無從另立間架，若並繪於金戈鐵馬之間，又不足以昭核實，且圖中人數較多，諸人面龐其勢不過渾寫大意，而既登睿鑒，當以得見廬山真面為宜。」因此，曾國荃提出圖中以不呈現諸將容貌，功臣繪像將委由傳神畫師另行繪製，以補戰圖不足的大原則，我們無法由戰圖中直接辨認出主要將領容貌。但為了能讓觀賞者清楚了解每幅戰圖所繪意義，在每幅戰圖均配置圖說一幅，以「敘明是役本末」。

信中也提到預定交稿期限，曾國荃稱：「計此事，即從今日分手趕辦，非稍寬時日未能集事，約略計之，若能近秋後冬初交卷，便屬幸事。」提供一個粗略的完成日期，大致由光緒十二年三月李鴻章交辦，預計需花費半年左右完成，認為「鄙意所以慎重如是者」，是把戰圖的製作，認定是「朝廷旌功卹勞之德」。對

於曾國荃來說，這批戰圖反應的是湘軍從興軍以來重要戰績的總結，無論扮演主戰或從戰角色，都是慎重模擬當時激烈戰爭場景的精心傑作。

然而，由上述所稱「若能近秋後冬初交卷，便屬幸事」的完成時間，似不能令人滿意。筆者再翻閱《曾忠襄公書札》發現一篇曾國荃於光緒十三年初（一八八七）回覆給彭雪帥（玉麟）的信函中，寫到了更明確的完成時間，乃在於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中旬，並於同月下旬送至李鴻章處，這是目前所能得到最為精確的日期，信中提到：

荃進呈畫像，幸於去年十一月中旬趕辦竣事，計戰圖大冊頁一幅，又手卷一幅，功臣像冊頁二副，一係冠服，一係戎裝，公之玉照，維妙維肖，觀者皆一望而知為廬山真面目……上登乙覽定之喜溢。天顏附驥之心，榮幸萬分。此件於去冬十一月下旬專弁送津門，函請



圖五 太平軍在清軍追剿下落水場景（局部）

少荃傅相彙送邸府，再由邸府就中挑其合式者，恭呈皇太后慈覽。戰圖則附敘。顛末畫像，則恭列銜名，敬謹從事，不敢少有草率，旋得傅相回書，以為辦理尚屬合法，俟彙齊再由邸府進呈乙覽，特此持報執事，想尊懷同此欣慰耳。

此信明確讓我們得知戰圖完成與呈遞時間，並得知其分別以大冊頁與手卷方式呈現，功臣像則作成冊頁形式，一係冠服，一為戎裝。不僅如此，信中內容似也可反應出曾國荃頗為滿意所完成之作品，而感



圖四 清軍水陸師圍攻長江沿岸太平軍偽城情形（局部）

到欣慰的心情。

以下，筆者嘗試選介其中第十幅〈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實際觀察戰圖與戰役間的關係。

〈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的繪製分析

一、本圖所描繪的作戰場景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四月間，清軍在劉連捷與鮑超率領下陸續收復巢州、含山及和州等地，暫在和州歇息，清軍士氣大振。此時，李鴻章也圍攻蘇州，並建議曾國荃可趁機進攻，曾國荃決定逐步掃蕩金陵城南太平軍所構築的要隘。四月二十七日夜，分兵六路，力將金陵城南太平軍所構築的雨花臺石城及西南方等九座營壘，一舉克之。李秀成在江北聞訊大驚，一方面唯恐清軍大舉進攻金陵城，又擔心蘇州被圍，遂與諸王商議，決定由江北折返，「近救金陵，遠救蘇州」，太平軍於是紛紛搶渡長江，江面頓時人聲鼎沸。清軍趁此難得之際，展開猛烈攻



圖六 清軍以枯荻灌油在江面放火及登岸作戰場景（局部）



圖七 清軍舟船及船上飄揚的旗幟（局部）



圖八 逃入岸邊蘆葦叢中的太平軍（局部）

勢，決定一舉肅清金陵城週邊長江沿岸的太平軍勢力，此即為本圖〈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洲諸隘圖〉中主要描繪的戰鬥場景內容。清軍這一波大規模的攻勢，隨即展開。

五月，清軍將領楊岳斌、彭玉麟率領水師逼近江浦，湘軍將領蕭慶衍則領軍出烏江與鮑超、劉連捷軍會師。此時的江浦、浦口兩處太平軍，因見大批太平軍紛紛南渡，已無鬥志守城，彭玉麟和楊岳斌等率領水師全力進攻，五月九日力將江浦、浦口二城收復，並沿途追剿。竄逃的太平軍奔至九洲洲，但洲上太平軍卻閉門不開，不許其入內，清軍水師又截長江圍擊，逃散的太平軍無法渡江，爭先恐後的向岸邊蘆葦叢中逃去，卻不知此處水深，溺死者甚眾。殘餘的太平軍，被逼困在江邊，又被新開河所隔阻，不得渡河。隔日，水師登岸，展開大規模圍剿，太平軍慘死於官兵刀下及投江餓死者無數。

江浦、浦口克復後，湘軍

進一步決定進攻九洲洲。曾國荃乘夜與彭玉麟、楊岳斌等將領評估形勢，認為九洲洲位於長江驚流急湍之中，為太平軍在長江之關鍵，金陵城中接濟之咽喉，其必將全力死守。過去清軍曾將此洲包圍，但難以取勝。太平軍不斷在此構築堅城，羅列巨礮，並在九洲洲對岸，攔江磯、中關、草鞵峽、下關、七里洲及燕子磯等地處處設防，同時舟船往來穿梭相互倚護，絕非能夠速克之，想要攻陷九洲洲，最好能先攻取長江南岸要隘，撤其藩籬，再伺機進攻。於是，曾國荃派遣丁泗濱等四營為先頭部隊，向下關進攻；喻俊明等六營為第二隊，北繞永安洲向草鞵峽進軍；彭楚漢等軍為第三隊，負責聯絡策應。楊岳斌與李朝斌往來督戰，彭玉麟也親率兩營水師駐紮在九洲洲上游牽制洲上的太平軍，作欲攻不攻之勢，使九洲洲的太平軍自顧不暇，無法撥兵他救。

十三日清晨，清軍沿著長江南岸直逼太平軍營寨。太



平軍以大炮猛烈轟擊，使清軍無法靠近，清軍則採取火攻之計，以枯荻灌油，在江面放火，先焚燒敵方舟船數百艘，使其水軍付之一炬，遂乘勢迫近要隘，搶攻而入，順利克復了下關與草輮峽等處。隨後，移師中關。該關內倚小河，外濱大江，水流湍急，清軍試圖進攻，但由於攻取不易，無功而返，於是暫作歇息。隔日，分兵再襲燕子磯，又克之。

此時，湘軍將領楊岳斌詢問百姓，獲悉江邊蘆葦叢中，有小路可直達九洲洲太平軍營壘外。於是，商請劉連捷等軍潛伏在叢莽之中，從隄埂缺口處浮水前進。同時，派遣彭楚漢與張錦芳各率三營水師，分別從九洲洲南北兩頭夾攻，並遣喻俊明和李朝斌等部駕舢板繞洲圍攻，也派丁泗濱等率領水師，再次進剿南岸中關。十五日，兩岸並進，中關

太平軍自恃有附城為壘，閉關不出，而盤踞在九洲洲的太平軍，則憑藉著舟船及城池，不斷以大砲向清軍部隊轟擊，同時在東、西、南三路，埋伏洋槍隊，伺機對清軍反擊。雙方戰至深夜，清軍趁著月色冥濛，悄悄地移動船隻接近九洲洲，眾人並多藏火器，此時正巧西南風大作，清軍紛紛以火箭射向洲上，並焚燒舟船數艘。西南風讓火勢猛烈燃燒，延及洲上太平軍的建築物，於是清軍趁勢一擁而上，紛紛登岸，與九洲洲上太平軍展開激烈鏖戰，終一舉攻奪此洲，並將洲上太平軍全數殲滅，此即為本戰役的經過情形。

二、本圖所呈現的繪製風貌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在每幅圖的右上方，均以貼黃標明該圖名稱，如本圖右上便有一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洲諸隘圖」之貼黃。另外，也以貼黃標明本圖中主要戰事相關地理位置，諸如長江北岸「江浦縣城」、「浦口」、

「九洲洲」、「新開河」、「草輮夾」、太平軍所構築的「偽城」及長江南岸的「燕子磯」及「下關」等地，以便閱覽。

在繪製的方位上，本戰圖是以上北、下南、右西、左東的貼黃，標明出構圖的東西南北方位。但若從《平定太平天國戰圖》整體繪製來看，本套戰圖在方位上並沒有完全統一，或許是為了捕捉最理想的繪製場景，以呈現出最能彰顯戰役的發展情況而有的考量。觀看本戰圖，使人宛如處於長江南岸高處眺望整場戰事發展情形，戰況盡收眼底。構圖則採用水平構圖為基調，以橫向卷軸的多點透視手法，使天空、山脈、江河具有往兩側延伸，呈現出整體空間的壯闊感。

藉由點狀形態的紅、藍、綠等濃烈原色系色彩來表現作戰主題，並運用天空的留白與河川的淡褐色調來平衡整體的色彩比例。在視覺空間的安排上，由上至下分別由天空、

山脈與河川三條橫帶組成，疏密交疊的空間安排豐富了整體的視覺層次，並引領觀賞者的視覺焦點集中在中間層疊青綠山巒之間。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場景。由本圖描繪可知，此時清軍早已攻陷江浦、浦口，故可判定這場戰役主要描繪的重點是放在同治二年五月十日及十五日間的作戰情景，其中又以九洲洲的戰事最為關鍵。

本圖中雙方實力呈現出絕對的懸殊態勢，清軍擁有優勢戰力，太平軍不是陷入苦戰，便是竄逃，長江兩岸處處可見清軍圍剿太平軍的情景。若以實際地圖與戰圖相互比對，也可發現戰圖描繪地點大致與實際地圖相符，惟不同處在於長江南岸的燕子磯似過於突出，研判或與繪圖者為在圖中呈現整體戰事場景而有所繪圖方式，藉由突出的燕子磯生動地捕捉太平軍落水溺斃場景，也令人對於此戰役之慘烈，留下深刻印象。

本圖在主題的選取上，是以水戰配合陸戰來呈現這場戰

役，以長江作為兩岸區隔，橫亙於本圖中央，浩浩蕩蕩，江面清軍水師舟船星羅棋布，配合岸上清軍攻剿兩岸太平軍要隘。由繪製手法可見此時清軍水師已控制江面，故圖中未見任何一艘太平軍船隻。參與這場戰役的清軍所使用舟船可分為兩種，一種依靠風力；另一種為划槳，未能使用西式機械動力的船艦作戰，但每艘船中皆配置大砲一門，以為防禦進攻之用。

圖中可明顯區分清軍與太平軍。大體上，湘軍穿著統一制服，藍衣紅領袖，將領穿鞋，士兵則不一致。而太平軍的服飾並未統一，且大多赤腳。清軍在舟船上或有穿著黃衣者，其地位應較同船士兵為高。此外，若從雙方使用武器來看，這是一場以冷兵器為主的戰事，火槍的使用僅有圖中央九洲洲少數太平軍對清軍開槍射擊的場景，但絕大部分的清軍多持冷兵器作戰，亦有騎馬追剿太平軍者。太平軍則多半手無寸鐵，任人宰割，可見

此役雙方實力懸殊，在此表露無遺。

本圖中所出現的旗幟頗多，可辨識者有：曾、鮑、劉、鄔、李、江、彭、丁、胡、喻、傅、唐、顏、周、嚴、任、楊等人旗幟，經筆者查對後研判應分別代表曾（國荃）、鮑（超）、劉（連捷）、鄔（桂芳）、李（或為朝斌、助發）、江（福山）、彭（或為玉麟、楚漢）、丁（泗濱）、胡（俊友）、喻（俊明）、傅（敏才）、唐（敏義）、顏（海仙）、周（正林）、嚴（定國）、任（星元）、楊（或為占鰲、明海）等將領之旗幟，其中鄔桂芳、胡俊友兩將在此役中陣亡。而太平軍的旗幟，則並無清楚標示。

而在岸邊，本圖中左處看似平靜的蘆葦叢中，繪圖者將上述戰役過程中的兩個特殊場景繪入其中，一是可見太平軍在清軍圍剿之下，爭先恐後奔向岸邊蘆葦叢中逃命，卻不知此處水深，紛紛溺斃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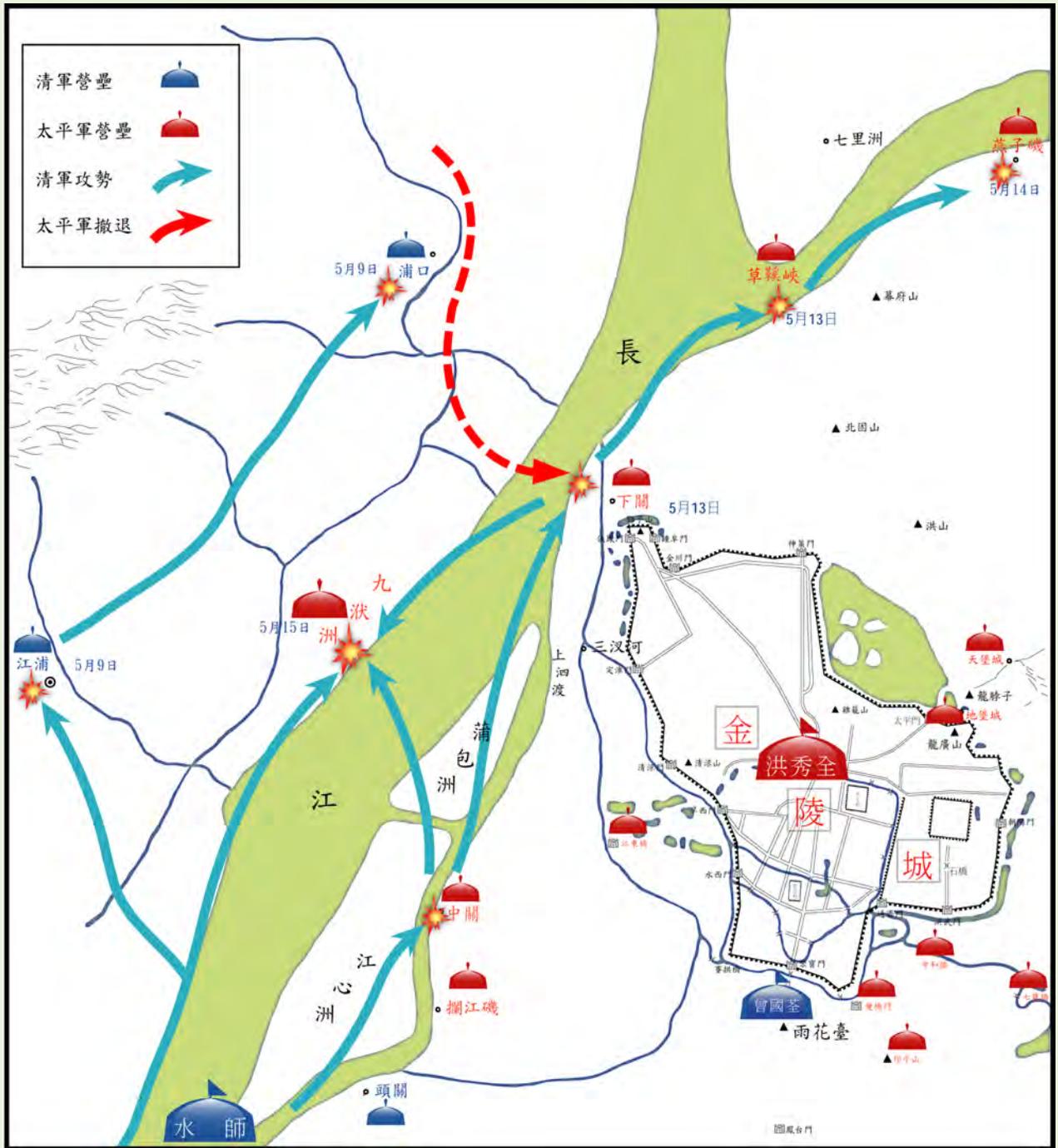
圖九 清軍突襲九洲洲場景（局部）

另外，則可見有一批清軍部隊正潛伏在叢莽之中，浮水前進，想以奇兵突進九洲洲強攻而上的場面。這種描繪方式，使這幅戰圖更加的生動寫實。

最後，頗為有趣的是，繪圖者或許有可能在繪製本圖時考慮了「風」的因素，將「風」繪入本圖之中，由圖下清軍旗幟飄盪的角度來看，與描述此戰役中西南風大作的風向恰好吻合，清軍旗幟多被風吹向東北方飄盪，此點不知是巧合或是繪圖者的別具用心。另外，圖中也可見清軍採取火攻攻勢，例如圖下方江面即可觀察到清軍水師以枯荻灌油，在江面放火的場景，處處亦皆可見到火燄在風的助長之下四處竄燒，波及岸上的景象。

結語

故宮《平定太平天國戰圖》由曾國荃製作，主要原因與神機營畫工對於昔日諸將容貌並不盡熟悉有關，李鴻章認為曾國荃身為兩江總督亦可就地理之便就近繪製相關戰圖，



圖十 本戰役清軍進攻路線圖（蕭宗鋒、謝明松電腦繪製）

故委由其製作。曾國荃受命後，秉持著此乃朝廷「旌功卹勞之德」美意，分派嫻熟地圖者分往各地，參照過去征戰地理形勢，並於金陵設館，招攬當時頗負盛名的「寫生高手」吳友如、周慕喬等人繪圖，並決定分工以作。目前得知戰圖完成時間為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中旬，並於同月下旬送至李鴻章處，分別以大冊頁與手卷方式呈交，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者命名為〈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名〈平定粵匪圖〉）為冊頁形式；典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以手卷形式呈現者，命名為《清軍奏報與太平軍交戰圖》。曾國荃除了製作戰圖外，也製作冊頁形式的功臣繪像，由本文論述，曾國荃對於完成的作品，感到欣慰與滿意。

本文所選介〈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中，描繪的是一場同治二年具有相當關鍵性的戰役，清軍水陸師在金陵城附近長江南北岸

聯合出擊，據清代官方統計，此役清軍傷亡約有兩千餘人，而太平軍則被戮者高達兩萬以上，重創太平天國實力，至此，長江一律肅清，北岸盡為清軍所有，不但取得了水師的絕對優勢，也更進一步阻隔了金陵城與外界聯繫，對於日後清軍包圍攻克金陵，可謂奠定

勝利根基。繪圖者細膩捕捉了此場戰役的情景，構圖呈現出戰役中若干重要元素，令人嘆為觀止。由戰圖描繪可知其並非僅由畫家隨心所欲所創作出來的作品，不僅具有高度藝術價值，更為實際模擬擬當時戰況的珍貴圖畫資料，值得深入探究。

參考資料

- 一、《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二、《平定粵匪功臣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21295-021296。
- 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醇親王奕譞信函選〉，《歷史檔案》，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光緒十一年十月五日條。
- 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曾國藩等奏報水陸各軍會克江浦等城隘江面肅清摺〉，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硃摺】，〈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第十三冊（光緒十三年），中國：廣西大學出版社。
- 六、張弘星，〈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一年第二期（總九十四期）。
- 七、彭鴻年，〈名將傳真：紫光閣功臣小像并湘軍平定粵匪戰圖〉，線裝影印手抄本，不分卷，臺北：國家圖書館，年代不詳。
- 八、曾國荃，蕭榮爵編，〈復李中堂〉，卷十九；〈復彭雪帥〉，卷二十，《曾忠襄公書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八輯），卷十九，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 九、盧錦堂，〈記國防部典藏古籍文獻捐贈儀式〉，《國家圖書館館訊》，八十八卷二期，一九九九年五月。